

世界觀衝突 – 魯益師與弗洛伊德： 兩者的思想和對生命、痛苦、死亡觀點的比較 (第二部分)

When Worldviews Collide C.S. Lewis and Sigmund Freud: a comparison of their thoughts and viewpoints on life, pain and death (Part II)

作者：[Armand Nicholi](#) 博士

[Armand Nicholi](#) 博士在哈佛醫學院學系已經服務超過二十年，
他也在哈佛大學教授一門深受歡迎的課程，就是比較弗洛伊德
([Sigmund Freud](#)) 和魯益師 ([C. S. Lewis](#)) 的世界觀。

譯者：余創豪

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心理學博士，專門於統計測量與研究方法，現
任思科系統公司 ([Cisco Systems](#)) 心理測量師 ([Psychometrician](#))，
亦是亞大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，專門於科學史與科學哲學。

[繁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簡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觀看簡體 html 檔](#)
[版權聲明](#)

以下是根據 Nicholi 一篇演講詞第二部分改編而成的，是次教職員校友午餐例會的演講，於一九九七年年九月二十三日在 [South Methodist University](#) 舉行，由 [Dallas Christian Leadership](#) 主辦。在第一部分 (*Real Issue* 一九九八年一月號) Nicholi 博士解釋 Freud 關於上帝和痛苦的觀點 (譯者按：作者針對這題目所寫的書籍 *The Question of God: C.S.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, Love, Sex, and the Meaning of Life* 於二零零二年由 [Free Press](#) 出版)。

人們如何由一種世界觀，轉至另一種戲劇化般相異的世界觀呢？對 C. S. Lewis 來說，這轉化發生在一段很長的時間，無論如何，他的歸信之戲劇化程度，並不下於 Paul、Augustine、Tolstoy、Pascal 和其他很多人。

有些影響激發 Lewis 改變他的世界觀，首先，Lewis 漸漸地意識到，大多數他經年閱讀的偉大作家都是信徒，這開始令他去思想，於是他重閱 [Euripides](#)、[Samuel Alexander](#) 的 *Space, Time and Deity* (譯按：[Euripides](#) 是

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悲劇作家， Samuel Alexander 是十九、二十世紀英國哲學家，他相信世界處於一個大進程中），這些著作逼使 Lewis 思想自己內心深處一個渴望；他意會到自己不時經驗到這種渴望，可是他無法明白那是什麼，他稱之為「喜樂」，而且他想到很多關於它的東西，他意會到這喜樂本身並不是最終目的，而是一個提醒：在此之外還有一些東西、或者一個人。最後，他相信這個人就是創造者。

第二，在一次與一些牛津大學同事的談話中， Lewis 感到震驚，其中一位同事曾公開宣稱他是無神論者，他竟說支持福音書歷史真實性的證據很強，那些證據很可靠，實際上福音故事看來很真實， Lewis 說人們無法明白那位教授同事為他帶來的衝擊。

第三，他閱讀了 G. K. Chesterton 的 *Everlasting Man*（譯按： Chesterton 是十九至二十世紀英國評論家、小說家和詩人，他是天主教徒，作品以宗教為題材），於是他開始相信神，他在 *Surprised by Joy* 中簡單地寫了如下的描述：

你一定要想像我在 Magdalene 那房子內獨處了許多個晚上，每當我的思緒離開工作一秒鐘，我就感覺到祂穩定地、堅決地走近我，而我卻認真地渴望不要和他見面，最後，我十分害怕的事情終於臨到我，在一九二九年的 Trinity 學期我終於降服了，我承認上帝就是上帝，我跪下禱告，也許，那個晚上所發生的，是整個英國裡最令人沮喪和最不願意的一個歸信。

在那一刻， Lewis 只是一名有神論者，而不是一個基督徒，他掙扎了很多個月，才明白福音故事、救贖與復活的教義，他閱讀希臘文版的《約翰福音》。

跟著，一九三一年秋天他跟兩位教授同事共進晚餐，一位是 J. R. R. Tolkien，他就是《魔戒三部曲》（ *Lord of the Rings* ）的作者，另一位是 Hugo Dyson，他是英國文學教授，晚餐之後，三人談論關於福音真理的重要問題，而且提及一個問題， Lewis 的學生稱這問題為：「這最奇異的傳說是否真的？是否真的？」他們花了許多個小時，一面談論、一面在一條名為 Addison's Walk 的小徑上散步，在他們分開之前， Magdalene 塔的大鐘已經指著三點鐘，這次漫步對 Lewis 構成了深遠的影響，九天之後， Lewis 與他弟弟一同乘坐電單車，他寫道：「當我們上車時，我還不相信耶穌基督就是神的兒子，但當我到達動物園的時候，我相信了！」之後， Lewis 寫：「那次跟 Dyson 和 Tolkien 晚上漫長的散步，對我相信耶穌有很大影響。」

Lewis 的歸信對其生命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，他變成一個多產作家，他的書賣出了數以百萬本，影響了許多大學裡面的人，特別是美國和歐洲的人，因為他在前半生擁抱無神論，所以他十分清楚無神論的論證，舉例說， Lewis 同意 Freud 所說的，我們具有渴求神的深層願望，但他不同意 Freud 另一個講法——神無非是要滿足願望的產品。 Lewis 指出，我們願望甚麼與神是否存在沒有關係，按照 Freud 的理論，希望上帝存在與不想上帝存在是同樣強烈的願

望，所以，Lewis 說這一切祇是告訴我們一些我們心裡的感受，卻不能用來告訴我們神是否存在，爲此之故，Lewis 決意要回應很多 Ferud 提出來的論證。

死亡的問題

讓我們進入第二個主題：死亡的問題，Freud 稱這問題爲「有關死亡的痛苦謎團」，Socrates 說真正的哲學家常常追問「死亡」和「垂死」這些課題，而事實上，大多數偉大的作家都持續地撰寫有關這題目的東西。

一個在我們年少時已經知道的基本事實，就是我們在這地球只有很短暫的人生，在地球上我們是唯一能夠預見自己死亡的動物，同時，我們有一個深切的渴望，去追求永恆，而且我們有一種滲透著整個心靈、潛藏於內心深處的恐懼，就是跟所愛的人分開、被他們遺棄。被遺棄的恐懼是我們在孩提時代最早經歷到的恐懼，當媽媽離開房間時，嬰孩便會哭哭啼啼。在麻薩諸塞州醫院 (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) 的研究顯示：那些患病末期的人最怕被遺下、成爲孤單一人，在我們整个人生中這恐懼一直潛藏著，但是，我們無法逃避這個殘酷的現實：每一口氣、每一心跳、每時每日，我們都走近跟所愛的人離別的那一刻。

現在，你會怎樣處理這些訊息呢？你會怎樣面對這件事情呢？精神病學家說：這件事情十分重要，除非你面對這件事情，你無法真正活出自己的生命。但是，你怎樣能夠在沒有充滿焦慮和恐懼之下處理它呢？這就是 Freud 所說的「有關死亡的痛苦謎團」。

Freud 和死亡的痛苦謎團

Freud 經常在寫作中提到死亡，我將會提及他幾個關於死亡的評論和他怎樣經常對抗自己的死亡。

一九三二年，Freud 在其著作 *Totem and Taboo* 中觀察到一件有趣的事情：死亡並不存在於潛意識心思中：「我們的潛意識並不相信自己會死，它的表現就好像自己是不朽的，我們無法想像自己的死亡，當我們嘗試這樣做時，我們發現我們仍是旁觀者，故此，沒有人相信自己會死。」Freud 觀察到，在我們心靈深處，「每一個人都深信自己是永存的」，這觀察會衝擊我們一般的思想，可是 Freud 卻迴避不談這觀察會帶來的哲學詮釋。

在 *The Future of Illusion* 一書中，Freud 經常提及死亡的痛苦謎團，在某一篇文章的結尾，他寫了一個奇特的提議：如果你想生命延續，你必須預備自己的死亡。看來他意識到在我專業裡面的人們經年累月地談論的問題——除非你以某些方法解決了自己死亡的難題，你不能夠真正的開始生命，若那難題沒有解決，人會消耗大量精力去否定死亡、或者變成沉迷於這個問題。

Freud 自己如何處理這個問題，是清楚不過的——徹底地沉迷於死亡，他的同事、亦是他的正式傳記撰寫人 Ernst Jones 寫道：

由我們所知關於 Freud 生平所有事情，看來他的思想是被死亡佔據著的，其程度超過任何我所知道的偉人，即使在我們初相識的時候，他已經有一個令人很不自在的習慣，就是在每次道別的時候說：「再見，你可能以後再不會見到我。」他又不斷地被他稱為「死亡的恐懼」的感覺所攻擊，他很怕衰老，在他四十多歲和之後每一年，死亡的思想陰影變本加厲地成為折磨他的暴君，有一次他說自己每天都想著死亡，這是非常不尋常的心理。

Freud 持續地夢見死亡，在其生命的早年，他已沉迷於預期的死亡率，Freud 的醫生形容這種對死亡的執著是迷信和病態性妄想，Freud 肯定他會在四十一歲時死亡、跟著是五十一歲、六十一歲、六十二歲、七十歲。他住進一間酒店的房間，而那房間門牌是六十三號，他離開那間房之後，好幾個月他絕對相信自己會在六十三歲時死亡。當死神帶走 Freud 一個所愛的人時，他感到無限絕望。在一封給 Jones 的信函裡，他寫道：「當我父親過世時，我就好像你那般年紀，這件事為我的靈魂帶來革命性的改變，你能否記得我在什麼時候會在今天如此被死亡的思想充滿呢？」

在六十四歲時，Freud 失去一個年輕而漂亮的女兒，他就猜想什麼時候會輪到自己。他希望這時候會很快來到。他說：「對不是信徒的人來說，這令人麻痺的事情不能喚起任何反思和更長遠的思緒，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說。」他在一封信裡寫：「身為一個立場堅定的非信徒，我沒有人可以去指控，我也知道沒有地方我可以去提出申訴。」三年之後，Freud 十分喜愛的孫子死於肺癆，他寫信給朋友說：「我發覺這是很難忍受的，我不相信自己曾經歷過這般憂傷，也許我自己的疾病使我感到這是很大的打擊，我現在祇會做一些必須要做的事情，基本上，每樣東西對我來說都已失去了意義。」在另一封信他寫道：「對我而言，這小孩子已取代了我所有孩子和所有孫兒的地位，自此之後，我沒有再理會任何一個孫兒，在生命中我找尋不到快樂。」

經過十六年和癌症鬥爭之後，Freud 在八十三歲時死亡，他最喜愛的書是 Goethe 的 *Faust*（中譯為《浮士德》），這故事是關於 Faust 和魔鬼達成一項協議。在 Freud 逝世之前，他走到圖書館的書架，取下一本 Bolzac 撰寫的著作，名叫 *The Fatal Skin*，書中主角亦是跟魔鬼簽約，在書中的結尾，那英雄無法控制自己對於死亡的懼怕，在恐慌下死去。這是他最後一本閱讀的書，真叫人感到奇怪！Freud 閱畢這本書後，他提醒他的醫生，說醫生曾經許下諾言：當死神來臨的一刻，醫生要幫他減輕痛苦。他的醫生為他注射了兩毫克嗎啡，令他入睡，十二小時之後，再多注射兩毫克嗎啡，Freud 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凌晨三點鐘辭世。

C.S. Lewis 和死亡

C. S. Lewis 也有撰寫關於死亡的題目，在 *The Problem of Sin* 一書裡，Lewis 提到，他還是無神論者時，人類承受痛苦的難題，特別是人類有能力與預知自己的死亡而又渴求永恆，令他難以相信一位全愛、全能的神；在歸信主之後，他明白死亡是人類墮落的結果，是人類違反上帝的法律，死亡並

不是上帝原本的計劃（也許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在潛意識裡面沒有死亡的象徵，和爲什麼我們難以接受生命朽壞）。

Lewis 經常提及死亡會向人類闡明的基本原則，在三十一歲信主之前，Lewis 在一封信裡寫道：「我想，幾乎每年秋天我都有這種感覺，就是當這世界的本性和它給予人快感的生命正在消亡時，另一些東西卻甦醒過來，我奇怪地問這是否重要呢？是否人肉體的死亡表示屬靈生命的出生呢？是否有些東西永不休止，直至它令另一些東西醒覺過來呢？」

幾年之後在另一封信裡他寫道：「流血、死亡、復活這些恆久的基調，就好像一條黑色和鮮紅色相間的絨繩，將所有偉大的神話傳說貫串起來，一個人可以相信當中沒有什麼有意義嗎？」（譯者按：這是指研究院畢業生四方帽子的絨繩，通常法律學院畢業生穿戴黑紅色絨繩的四方帽，這裡是指古老傳說有著充滿法理的主題。）當他研讀所有古代文學的時候，他開始意會到，即使在非基督教文化中，也有很多這類奇怪的故事，就是有一天一個神來到世上、死去、並且復活，他奇怪這是甚麼意思。還有，當你觀察自然的時候，你的確會見到即使在植物中也有這樣的事情——一粒種子落在地上死了，接著就會重獲新生，變成植物或大樹。這是否能夠指向他後來所說的「最偉大的奇蹟」，亦即是復活？他說：「即使我們現在不能透徹地明白這東西，如果你假設這一切都是自基督這真像投下來的影兒，那麼肯定地說，人類的歷史會更好地連繫起來。」

個人的悲劇

在他個人生命裡，Lewis 自孩提時代已面對死亡，在九歲時，只相隔幾個月的時間，他相繼失去了猶如父母的祖父、叔父、和他美麗的媽媽，在其自傳 *Surprised by Joy* 裡面，他回憶起鎖在房裡、被頭痛和牙痛折磨著，他感到悲傷，因爲媽媽不能來看他，他不明白這是什麼原因：

這是由於她也病了，奇怪的是，有好幾個醫生在她房間裡面，聲音在整個屋子裡面此起彼伏，門戶開開關關。看來這持續了好幾個小時，跟著，我的父親帶著眼淚來到我的房間，開始向我傳達一個我那個嚇怕了的心靈從未想像過的事。」

父親告訴他母親死於癌症，他記起自己的「整個生命變成充滿疏離感和被壓逼，整個屋子變得充滿著奇怪的味道、夜半的魅聲、陰險的耳語。」

他說：「我的父親從未完全地由這失落中康復過來。」也許，Lewis 也沒有復原過來，他被送到寄宿學校，因爲他的父親過於傷心而無法照顧他，在十分年少時，他失去了母親和父親。

在十八歲時，Lewis 是牛津大學的學生，他參加了軍隊，在法國某次戰役中受傷，很多年之後，在牛津大學一次演講中，他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：戰爭並沒有令死亡更加頻密，「百分之百的人都會死，這百分比不能再增加。」他說戰爭令死亡早些來臨，戰爭其中正面的一點，就是提醒我們自己是會朽壞

的。當他二十三歲時，他一位跟父親和自己都是朋友的老教師逝世，他寫信給自己父親說：

「我見過很多死亡〔在戰爭中〕，一直只發現它是超乎尋常和令人難以置信的，一個真實的人是何等真實、何等明顯地活著、與別的東西有何等大的分別。我們很難相信一些東西會突然消失，變成虛無，不能相信人會突然消失，變成虛無。」

這使我想起我一些剛剛開始行醫的學生，很多時候，他們會跟我分享在病房中的經驗，學生經常提及的其中一件事情，就是一個人生前死後的差別，一個屍體跟活人是多麼不同，他們感應到有些東西不見了，有些東西在死後再見不到了，他們感到人並不只是身體，還有一些其他的。看來 Lewis 在很年輕時已經意會到這一點。

死亡是相干的

在 *A Grief Observed* 一書裡，Lewis 寫關於自己太太的死亡，對他來說，太太是他一切的價值。我曾經提過，許多精神病學家將這本書視為一部明白悲傷的經典之作，Lewis 令你感受到憤怒、忿恨、孤獨、和恐懼，他的憤怒可見於他對神的質疑：神是不是「一個宇宙的虐待狂、既滿懷惡意又蠢笨不已」？他寫道：「有些人說沒有死亡、或者死亡無關痛癢，對這些人保持忍耐是十分困難的，死亡就在這裡！」他繼續說：「什麼存在的東西也有相干，除非我們說出生也是無關痛癢。」

Lewis 從來沒有失去其幽默感，在五十九歲那年，一名女士致函給他，說自己剛失去一個朋友，說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，Lewis 在回信中說：「死亡並不令人丟臉，我認識一些最受尊敬的人也去死。」幾年之後，在另外一封信他寫道：「當我們說自己說不出：『蒙主寵召，我會很高興。』而又不懼怕自己將會被視為病態的，這真是何等的境界！無論如何，聖保羅也說過同樣的話，為什麼我們不能期望那一天來臨呢？」

Lewis 作出這個結論：面對死亡，我們只可以做三件事情，渴望它、懼怕它、或者不理會它，他宣稱現代世界視第三個選擇為健康的，但肯定這是最令人不安和危險的。

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 Lewis 心臟病發，跟著陷入昏迷狀態，後來他康復了，在隨後幾個月生活得很平靜和很快樂，他最近一位傳記作者指出，在信主之前，Lewis 超常地擔心死亡和垂死過程，但是在信主後，看來他帶著奇異的平靜面對死亡、甚至期待死亡，他在世最後幾天的記錄，證實他的心靈平靜和平安。

在這段期間，他寫信給一位相識了一輩子的朋友：「雖然我肯定不是不高興，但我不禁感覺到，在七月我活過來是件可惜的事。」他繼續說：「我的意思是，我毫無痛苦地滑近這道門（gate）（譯者按：gate 指天國之門），可是這道門竟然關起來，這是不容易接受的，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再次經過同樣的

整個過程，可憐的拉撒路（Lazarus）！」他問另一個朋友：「我們應該尊拉撒路、而不是司提反，因他是原型殉道者，由死亡中帶回來，然後再死一次，這是很困難的。」跟著他說：「當你垂死時，請來探望我！這是很有趣的，莊嚴地有趣，不是嗎？」（譯者按：《新約聖經·路加福音》記載，拉撒路死後被埋在墳墓裡面，耶穌令他復活，拉撒路由墳墓裡走出來，因此，他經歷了兩次死亡。《使徒行傳》記載，猶太人以石頭打死相信耶穌的司提反。）

在他死前兩個星期，Lewis 跟一位大學同事共進午餐，他說 Lewis 意識到生命終點已經接近，從來沒有人像他那麼有充分準備。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二日，Lewis 的弟弟在四點鐘送茶給他，他發現到 Lewis 奄奄欲睡，但十分安詳和喜樂，在五點三十分他返回天家。

我們已經仔細看過這兩個著作等身的心靈的兩極世界觀，其中一個觀點宣稱宇宙是一個意外、我們的存在是機遇的後果，另一個視宇宙為設計的後果，而我們的存在是這設計的一部分。其中一個觀點看死亡為痛苦的謎團，這謎團導致極大的焦慮、絕望和怨恨，另一個則看死亡為生命設計的最後一步，在這一步，一個人可以因著 Lewis 所說的「偉大的奇蹟」（復活）經歷到很大程度的平靜、甚至能期盼死亡的來臨。

基督教線上中文資源中心(OCCR)版權所有©2005

OCCR 鳴謝 Leadership University 及文章原作者允許翻譯並在網上發表本文。

讀者可免費下載本文作個人或小組閱讀及研究，唯必須全文下載，包括本版權聲明，並在引用時聲明出處。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權詳情及來源可參

<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introduction/citationandcopyrights.htm>。

本文網址 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art_0126.htm

OCCR 網址 <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>

[繁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簡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觀看簡體 html 檔](#) | [英文原文](#)